

# 名伶趣談

張象乾

## 老輩角色各有堂名

戲曲演員除本名外，還有小名（乳名）、綽號（外號、混名）、昆仲排行。藝名，是由「坐科」、排行、特徵、藝能而取，其中不乏趣味可尋。「四大徽班」之一的「三慶」班班主，榮膺梨園行第一任「精忠廟」之首——相當於今日「中華」國劇學會理事長，但權能猶有過之的程長庚，為老生行之鼻祖，蓋訂班規二十一條，功在梨園，內行尊稱之為「大老板」。

老一輩的名角，均有「堂名」，程長庚每演不用本名，木刻印刷戲單，都是「四箴堂」。故都北平流行竹枝詞有：「……拈開戲單重檢場，洪羊洞是『四箴堂』」。其中洪羊洞是戲名。是說以前戲演的長，由下午演至午夜，觀眾意興闌珊，準備歸去，於是打開戲單一看，發現程大老板還有一齣精彩的戲要演，乃復坐下，足見程之名、藝，吸引老戲迷之一斑。

昔日戲班演出，分「開場」（開鑼戲）、「靠軸」（倒第二）、「壓軸」（倒第三）、「大軸」（最後一齣）——這是以演四齣戲為例言之

。但以往名角，多演「壓軸」，不像後來之演「大軸」。

最早票友「下海」，搭班唱戲，不用真名，只露姓氏，名字則以「處」字代之。比如「老生三傑」為首之孫菊仙，初演時即以「孫處」為名，後來才改用本名。

「處」者，係「隱藏不露」之意，表示藝能不足，不敢以真名示於觀眾之前。另亦係早期梨園行，與「王八、吹鼓手」同列，遭人輕視，故不願露本名。

孫菊仙曾任武官，塊頭兒高大，有「孫大個子」外號。孫之嗓音，宏亮堅實，唱腔奇特，尾音每傾喉一放，故內外行謔而虐之為「孫一掠」，乃非美名。

「孫派」老生，學之甚少，僅有「雙處」雙潤庭、名票「繼鶴齋主」李東園三數人而已，今已成絕響。雙處，票友「下海」，晚年雙目失明，在滬猶能粉墨登場，唱、做、臺步與耳聽目明者無異，真奇伶也。

## 折損票友輒呼羊毛

孫菊仙與「德處」德添如，金少山的父親金秀山，均係「內廷供奉」，嘗合演「二進宮」，時人稱之為「三羊開泰」。因為他們三人，均出身「票友」，而內行損「票友」為「羊毛」，故以三「陽」開泰，為三「羊」開泰。不過，這句吉祥成語，也是「陽」、「羊」通用，猶吉「祥」之於吉「羊」。所謂「羊毛」，是內行損「票友」之學藝不精，虛有其表，等於「羊之皮毛」而已，不及「羊羹之美」也。

汪桂芬是程長庚三大弟子之一，先工老旦，後改老生，曾為「大老板」操琴，故悉得「程腔三昧」，唱工氣勢磅礴，嗓音「腦後音」，後終成「汪派」，位居「老生三傑」之貳，以唱「取（讓）成都」、「文昭關」見長（昭關伍員唱之「二黃」慢板：「一輪明月」之「一」字，節節高、滿堂紅，一波三折的拖腔，就是「汪派」的特色，他伶無此唱法）。汪之特徵，額角廣潤，故有「汪大頭」之綽號。

中年後，汪桂芬信奉道教，自號「德生居士」，平日即好着道裝，後出家於故都「元通觀」。

汪派傳人亦少，僅有王鳳卿、郭仲衡二人而已。

王鳳卿是王瑤青（卿）之二弟，故內行尊稱之為「鳳二爺」或「鳳二先生」，其子即名琴「二片兒」王少卿，人稱「二胡聖手」，曾與徐蘭沅、梅蘭芳，後又傍「四小名旦」冠軍李世芳，「梅派」新戲曲牌、新腔，多出自其手（菊壇自梅起，才出現二胡）。

次子王切卿，因「王大爺」無子嗣，故而過繼，人稱「三片兒」，得瑤青真傳實授，為梅子葆玖之啓蒙業師。

按瑤青生一女名鐵瑛，人稱「老鐵」，適程玉菁。

後來，「汪派」老生却開出了「雙包案」，又冒出了一個汪笑儂，唱腔怪異，人以「大汪派」、「小汪派」別之——前者指「汪大頭」，後者指汪笑儂。

### 自我調侃稱汪笑儂

「汪笑儂」三個字，看起來活脫本名本姓，事實上並非如此，乃是藝名。其由來還有一段可笑的笑話。他是旗人，名叫「德克津」，曾任七品芝麻官兒，以嗜戲成癖，更偏愛「汪大頭」之豪放唱腔，只是嗓音不及。有一次，清唱於「茶園」，適汪桂芬在座，他大喜過望，歌畢趨前請益，汪一笑置之。他認為奇恥大辱，乃自我調侃，取藝名為「汪笑儂」。

按「儂」即「我」也，所謂「汪笑儂」，就是「汪桂芬取笑我」。

這個藝名，不但別緻，且具警惕性。以後，他丟官「下海」，組班演唱，自編自導自演，在天津成立「戲劇改良社」，以戲劇革命家自居。所演新劇，如「黨人碑」、「張松獻地圖」，多為諷世斥俗之作。曾赴滬演出，以「馬前潑水」——朱買臣休妻、「刀劈三關」、「胡迪罵閻羅」，成名走红。坤角老生，均喜其唱。「小汪派」傳人，旅臺尚有一位古稀女伶陳麒麟，由「海光」國劇隊轉到輔導會之「榮光」國劇社，老生兼唱老旦。其夫吳清山早逝，陳伶不知健在否？

「小汪派」成「廣陵散」了！  
「小汪派」的新戲，也是三國名劇「哭祖廟」，是按「哭祖廟一王死節」一回目而編演，演阿斗劉禪之第七子「北地王」劉禪，因鄧艾渡陰平、鍾會取西川，憤父王之認賊作父，開城降敵，乃盡殺妻、子，攜人頭至祖廟哭訴，祭畢，亦自盡而亡。這齣戲之難唱，在於有一百多句之「反二黃」。椎心泣血之唱，自漢高祖劉邦斬白蛇起義開始，一直唱到蜀漢亡國為止，開所有戲曲唱詞最多之空前絕後獨例。蓋末路王孫，悲憤清廷之亡，實傷心人別有懷抱！

此劇有女傳人「筱月紅」，有新唱片流傳，胡少安搭班「大宛」劇隊（已於民國六十年合併）時，唱過兩次，唱腔、味未改，不如「成都」之受聽。胡以鐵喉鋼喉，在臺上也唱得直搖頭。

### 譚門晚號伶界大王

「譚派」老生創始人譚鑫培，內外行均尊之為「老譚」。

譚家之堂名「英秀」，故人稱之為「譚英秀」。

其父譚志道，工老旦，藝名「譚叫天」，沒沒無聞。「老譚」本工武生，後改唱文武老生，子襲父之藝名——「小叫天」，成「宗」立「派」，人遂稱「譚叫天」。

按「叫天子」是不善鳴之鳥，與譚父之藝名相恰。而「老譚」乃精於唱工者，其義實不自知也。

譚嗓較孫菊仙、汪笑儂為弱，孫、汪在世時，譚居「老生三傑」之末位，但其「雲遮月」之嗓耐唱，且又在韻味上求工，故藝乃大成，後被駕孫菊仙、汪笑儂之上。

譚是國劇改革功臣，當年「無生不譚」，後之余、言、馬、楊，無一不是「譚派」分化出來的。

「老譚」因「供奉內廷」——皇室，乃是領清廷俸祿之「伶官」，晚年有「譚貝勒」之稱——按「貝勒」係滿清宗室封號，僅在王公大臣之下。譚鑫培雖位未至「貝勒」，但其得寵於西太后，名藝之隆，連王爺爺都得巴結他。

晚年，譚鑫培至滬演出，戲單海報，均書「伶界大王」，也只有後來之梅蘭芳，堪與其匹。

譚門五代老生：子小培，排行五，人稱「譚五」。孫譚富英、曾孫譚元壽，均先後坐科於故都「富連成」科班，妙的是父子是前後期同學——按「富」社是以喜、富、連、盛、世、元、韻，為先後入科童伶之藝名排行。

玄孫譚孝增，婿王又宸、夏月潤，均唱老生

，為古今梨園行唯一「老生世家」，地位之尊，無與倫比。

老譚不以賣嗓子取勝，講究的是唱腔、韻味，當年譚迷滿天下，諺稱「痰迷」。「譚腔」風靡一時之情景，有狄楚香的「庚子即寫詩」為證：「太平歌舞尋常事，到處風點五色旗，家園（國事）興亡誰管得，滿城爭說叫天兒」。按此「兒」字，在此處不唸「而」，要唸「倪」。

老生余三勝，與程為同時名角，與譚是湖北同鄉，也是「同光十三絕」之一，是老生中之「鄂派」（程長庚是徽派）。余三勝取名之由來，乃喻其唱工，以氣勝、韻勝、字勝。聲勢為孫、譚、汪所掩。

### 小余走紅擅說大賢

余子余紫雲，不唱老生唱旦角，也曾享名。孫余叔岩，藝名初用「小小余紫雲」，後以老生用且角藝名不妥，乃又改為「小小余三勝」，人暱稱之為「小余」。成名走紅後，內外行尊稱之為「余大賢」。

余叔岩曾拜「老譚」為師，發揚「譚派」劇藝，而自成一派。尤其是在唱腔上，放之四海而皆準，較其師更佳。如以「老譚」喻為梨園行之孔子，「余派」即為孟子。孔門弟子有七十二賢人，「大賢」之名，即由此而來。不過，余之一生均稱「譚派」，從不標榜「余派」。

余之男女弟子有四：即楊寶忠、李少春、陳少霖、孟小冬，其中孟氏貌美，捧角者暱稱之為「冬皇」。孟小冬與杜夫人姚谷香，當年同在上

海「乾坤大劇場」演唱，均學「小汪派」。後北上唱「堂會」，成就了「梅孟姻緣」。與梅分手，才拜余為師。再適杜月笙，由港居臺，住北市信義路，閉門不出，以清唱消遣。

楊寶忠，學余有成，但扮相欠佳，改琴享名，先傍馬連良，後佐其堂弟楊寶森。其琴藝以快弓見長，勢如飛瀑，花式「掛兒」——過門，為其首創，尤其是門、躲、墊字，更是一絕。其徒李慕良，摹仿楊寶忠頗為近似。

楊寶忠隆鼻，長相類洋人，偏又好拉一手小提琴，故「洋人琴師」之名，脫穎而出。在故都徐蘭沅、楊寶忠，都開有胡琴舖。閩籍「私淑」（非親授）余藝之陳大護，票友「下海」，其唱工之美，却有「杭州余叔岩」之外號。

老生王文源，藝名「五齡童」，示五歲即登臺之義。

### 言三爺搭配陳十二

言菊朋，旗人，「上海戲劇皇后」言慧珠之父，曾任小京官，好戲迷譚，後棄官「下海」組班，以「舊譚派首領」自標榜，以別於余叔岩。晚年，嗓更弱，腔更怪，以字行腔，以腔就字，故有「字正腔不圓」之譏，和馬連良之「腔圓字不正」，正恰恰相反，走火入魔了！以「言腔」成為「言派」後，「讓徐州」為代表作。

人譏言為「言五子」：小腦門（子）、小鬍子、小鞭子、小袖子、小靴子。這「五小」謂言

扮戲，頭勒得低，鬍子稀薄，馬鞭子小（內行以名詞不雅，用「馬條子」代之），「行頭」水袖短，靴子低矮，極盡挖苦之能事。由此足證言對唱戲穿戴之物，恣意的不講究了。

言菊朋以排行三，人稱「言三」，尊稱之為「言三爺」。與名琴「陳十二」陳彥衡合作時，為言之鼎盛時期。言、陳分道揚鑣，改譚為言，言就開始走下坡路了！

言之長子言少朋，不學家傳之「言派」，却迷上了馬連良之「馬派」，人們戲稱他是「馬連良的電影兒」。

言少朋晚年，在百花齊放、百家爭鳴時期，共黨又逼他改馬為言。其妻張少樓，出身秦淮歌女，也唱「言派」，惜「雌音」特重。夫妻檔有「臥龍吊孝」、「讓徐州」，「文昭關」新唱片問世，言少朋還是「開他的言（鹽）舖好」。

言菊朋之名，也有由來——「菊壇（部）的朋友」。

言之次子言小朋，唱武生，僅見於「天橋」電影。

言慧珠好唱「戲迷家庭」，「打中臺」時，學老子的「讓徐州」二黃唱腔，維妙維肖，在上海與童芷苓的「勝利回家」打對臺，都是時裝打扮，南腔北調，戲中串戲。

言妻高逸安，與另一女言慧蘭，却偏好電影

### 南麒北馬關外一唐

「南麒北馬關外唐」，即指「南派」的麒麟

童、「北派」的馬連良、「關外」的唐韻笙三人，均以做派老生聞名。

麒麟童，浙江慈谿人，故人稱「寧波老生」。本名周信芳的麒麟童，是由其幼時藝名「七齡童」諧音而來——以鄭孝胥譽其為「地上的麒麟」，謂非凡品。

他是「麒麟」老生鼻祖，也是「南派」老生泰斗，以藝名闢出字號於上海，本名反而不彰。事實上麒麟是由北而南，與梅蘭芳、林樹森均為故都「富連成」傍聽生——未排科別、藝名。拿手名劇如「徐策跑城」、「掃松下書」以及「關公」，深受「徽班」名生「老三麻子」影響。「小連生」潘月樵，也是其崇拜偶像，「蕭何月下追韓信」、「平貴別竈」（以老生不戴鬚子而「應工」武生戲。自俞振飛搭班程硯秋的「秋聲社」起，小生也有這齣戲。今之「海光」國劇隊劉玉麟，也仿俞五唱過此劇），無人能及。

麒麟童走紅後，組班自任老板，常年演出於上海，舞臺上桌椅椅較，大幕——「守舊」圖案，均綉麒麟於上，成了註冊商標。江南內外行，均尊之以「麒麟牌」而不名。南方老生，莫不以「麒麟」是尚，即其弟子高百歲，分明一付好嗓子，却也偏偏變成了公鴨嗓。猶如名票高華，「本錢」——嗓子十足，但因學「程派」之唱，不得不「依樣葫蘆」，「削足就履」一樣。已在臺逝世之老伶工周麟崑，創「麟祥社」兒童京班於青島，後又在北市峨嵋街「今日世界」育樂公司談，成立了「麒麟」劇團，而演出之場地四樓，即

名「麒麟廳」。其本人「周麟」二字——除「崑」字外，均與周信芳、麒麟童有關，實「麒麟」之流亞也。麒麟童、能導、能演，周麟崑也是三項全能。麒又長於五音聯彈、機關佈景、連臺本戲，周亦是箇中好手，「西遊記」、「封神榜」、「呼延慶打擂」、「狸貓換太子」、「樊梨花」、「九美圖」，均在「麒麟」唱過。

馬連良，名溫如，「連」字是坐科「富連成」科班排名。臺下說話吃舌，但臺上絕不結巴，實「祖師賞飯吃」，雖有「馬大舌」之名，固無損其舞臺藝術也。

馬連良出身回族，又有「馬回回」之稱。成名走紅後，創老生中之「馬派」，自行組班挑樑當老板，班名「扶風社」，成了劇評家筆下之「馬扶風」。

馬老板演出，戲單、海報，均書「鬚生泰斗」頭銜。余叔岩、高慶奎、譚富英、言菊朋，繼「老生三傑」之後，合稱「四大老生」。其中言死後，補上馬連良。有說應補楊寶森或奚嘯伯，條件不够也。

麒麟、馬之「臺風」（臺上風度），以馬最為瀟灑，飄逸而具書卷氣，唱腔之美、唸白之有感情，抑揚頓挫有緻，馬實比麒高（麒麟唱俗，咬字多南音）。

「天橋藝人」梁益鳴，學「馬派」唱、唸，頗為神似，享有「天橋馬連良」之外號，但晚年却不唱「馬派」，怪哉！

周伯珍，拍過由王瑤青指導的「御碑亭」國劇紀錄片，摩馬甚具神韻，「臺風」亦然，人譽

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  
請撥電話五三六八六六。

之為「小馬連良」。唐韻笙，文武老生，兼演紅生，以演「八義圖」之「開朝撲犬」趙盾，與「好鶴失政」齊名，反串「拾玉鐲」之劉媒婆，有巧耍烟袋桿兒特技表演。因常在東北瀋陽各地演出，「戲路」近「麒」，乃有「關外麒麟童」之外號。

老生許蔭堂，綽號「許大嗓」。

### 瘋子唱戲傻子看戲

票友「下海」，能編能演連臺「三國志」之名老生盧勝奎，也是「同光十三絕」之一，人稱「盧臺子」。劉漢臣，藝名「八歲紅」，以與軍閥褚玉璞妾侍通姦，致遭槍斃，為品行不端之伶人戒！

劉景然，綽號「叫街劉」，諷其噪、唱粗劣。唱戲的是瘋子，看戲的是傻子，富連成「大師哥」雷喜福（按富連成原名喜連成），工做派老生，曾教過馬連良的戲。他有「雷瘋子」的外號，譽其做戲，認真賣力，演「法場替死」之莫成，能訓練鼻神經，當場涕泗橫流，他伶演此，皆在人中之下，塗兩筆白粉。

「譚派」名票，藝名「夏山樓主」之韓慎先，因扮相不佳，不宜「粉墨登場」，只好終其身清唱，人稱「段兒譚」。也就是說，唱一段兒，頗似老譚，褒貶有之。